

晚上從地鐵站走出閘外，路上沒甚麼途人，車輛也難得地罕見起來。空曠的街道，微風似有若無地拂過我身軀，也拂過馬路磚頭縫隙中掙扎求生的雜草。滋滋蟬鳴成了此刻最喧雜的聲音。

距上次到屯門醫院來，已經隔了太久遠的記憶。記憶久遠到我甚麼年紀而來，在甚麼季節而來都毫無印象。只隱約記得一個畫面：病床上躺著白髮老婦，身邊一圈人圍著她，偶有低聲啜泣。而我被人抱懷裡，嘴裏還含著哨子糖。

踏過平交道，踏進鐵籠般的電梯，按「8」字，緩緩等待它上升。「叮！」深切治療部在電視銀幕上一直以忙碌形象示人，醫生護士推著儀器疾走，家屬在走廊上焦灼地踱步，各種儀器的嗶嗶聲此起彼落。可此刻門一打開，整層深切治療部格外寧靜，最先搶入眼簾的是膠地板的粉色，純白天花也被映出淡粉，然後才是遠方走廊向我們一家四口招手的姑婆。她穿著一身黑衣黑褲，染著紫紅色的短髮，身形微胖，倒也是個和藹可親的婦人。

走過堆滿醫療儀器、鋪著黃綠藍花床單的輪架病床，來到走廊的盡頭，左轉米黃的牆壁後便是爺爺身處的病房。尚未見到爺爺，病房外的人已是闊別重逢，自不免一番寒暄。「現在多大了啊？」「在哪裏讀書？」「你還認得我是誰嗎？」嫲嫲一邊與我閒話家常，一邊驚嘆著我已經讀高中了。我看著她們的臉龐，嘴裏雖不停應答，但腦海裡卻沒多少對她們的印象。現在再仔細看看，才發現嫲嫲也是位愛美的人，到肩的短髮一半都是金棕色的，有漂染過的痕跡，頭頂新冒出來的髮絲倒是純白。聽老人家述說，當年模糊如薄冰快要融於汪洋中的記憶才重新清晰起來。我們一眾親戚上一次的見面，還是太嫲因糖尿病併發症入院，大家都趕去看太嫲的最後一面。那時我才剛上小學，三表姐看這些親戚中只有我一個小孩，便買來些哨子糖給我吃著玩。我們就這樣短暫的相聚，又長久地分離，各自走著陌路。一句「孩子長得真快，長得真快！」就算是我們這些年的一個交代了。

其實爺爺剛來港便已住在屯門，但爸爸嫌這裏太偏遠，後來才搬到了現在牛頭角的家。後來爺爺住的屋邨被拆了，父親想接他來住，但爺爺還是選擇留在了屯門。聽著親戚們閒聊，我不禁好奇這些親戚現在又散落在甚麼地方呢？轉念一想，其實親戚們在哪裡都不大重要，畢竟平時也不會往來。這次爺爺也是糖尿病引起嚴重的併發症入住深切治療部，我們才得以再次見面。「唉，這些都是家族遺傳疾病，你姊妹倆和父親都得注意些。」嫲嫲轉頭和我對上視線，臉上神色凝重了幾分。說來有點好笑，大家雖流淌著一樣的血，情誼似乎沒怎麼流轉在親人之間，反倒遺傳病老老實實地傳承了下去，叫人下半輩子都得警惕著。若我以後有自己的孩子，還要擔心他們的健康，一代傳一代，像甩不掉的遺產。

此時，兩道人影朝我們走來，原來父母在病房探望完爺爺了。他們臉色不太好，特別是父親，那眉頭化成兩岸，爺爺身體的問題在他腦裡成為洶湧的河水，憂愁如波濤翻滾而出，深鎖成兩岸間的「川」字，沒有人能治好這洪澇。父親和嫋嫋低聲交代了幾句，便叫我也進去看看爺爺。走在廊道上，聽到姑婆在身後說：「我們先走了，還得回家煮飯。」我想回頭，最後還是作罷。

醫院的冷氣頗大的，但外面一定還是相當的悶熱。屯門這地方，於我總是那般若即若離。說它熟悉吧，這個幽僻的新市鎮，就如它的輕鐵路軌那樣沉靜，沒與我有甚麼交往。說它陌生吧，那俯瞰著這片土地的青山又是何其耳熟。以往跟人說起我爺爺住屯門，朋友總要開一句「你是不是青山出來」的玩笑。我忽然覺得屯門也像我的親戚。

推門走進爺爺的病房時，我腦海仍在思考著這疾病弔詭的優點：疾病固然使人們痛苦，無論患者還是家屬。但至少我認為，患病能勾起人們心底深處最基本的共鳴，不論自願還是被迫，都能使原本四散的人們相聚。

不過，我又有點希望這是和親戚們見的最後一面。

不是因為不想再見到他們，但如果相聚總是因為病痛與變故，那麼不如大家各自好好地活著，各自數著日子，在不同的地方與這座偏遠的小城鎮一同慢慢老去。不需要在瀰漫著消毒藥水氣味的病房外追憶往事，不需要讓苦難成為唯一按時赴約的家族傳統。有時哀悼也如同糖尿病，一旦患上便再也無法痊癒，如影隨形。

我們，還是再見吧？